

戰勝自己 戰勝困難

王健梅



昨日，正在單位上班。轄區內的幾名村民來到辦公室，說因附近建大橋，房屋有震裂現象，要求村裏去查看，給予解決。

按照村民的要求，我帶着相機到村民家中去拍照，看看房屋損壞的情況。

當我拍完幾家準備離開時，村民老王喊住我：「別急着走，我家還有三間廂房屋頂有裂痕，你得爬上屋頂看看。」我當時一聽，不由地犯了難。昂頭瞅着那四米多高的房屋，旁邊就豎着一把破舊不堪的小木梯。我穿着細細的高跟鞋，暗暗嘀咕：這麼高，我咋敢上去？我呆呆地站在那裏。

小時候，我就很膽小，自己站在稍高的地方往下望，總有一種搖搖欲墜的感覺，看到別人爬高爬低，就心生羨慕。後來知道，那是畏高症。

時至今日，雖然已身為人母，但是心中卻依舊對高的地方存在莫名的恐懼。

這時老王率先登上梯子，爬上了房頂，站在上面大聲對我說：「上來呀，又不高，我這麼大年紀都能上，你年輕人就不能上來？」我遲疑地走到梯子跟前，腳卻怎麼也不敢邁上梯子。這時，只聽院子裏等候拍照的村民小聲議論開了：「還村幹部呢，這麼矮的房頂都不敢上，看來只會坐辦公室喝茶了。」我聽後，臉火辣辣的。仰頭看看屋頂，老王正在上面看着我：「上來吧，沒事的，你看我這把年紀都不怕，慢慢地就上

來了。」下面有幾個村民已經走到梯子跟前。「小王，上吧！你看，我們這麼多人都給你『保護護航』，你還怕什麼？」幾個村民扶着梯子殷切地望着我。

事已至此，看來我只有「逼上屋頂」了。我雙手握住木梯兩邊，雙腿剛剛沾上梯子，就開始哆嗦起來了，手心不停地冒汗，感覺太陽這時也變得不再溫柔了，直刺眼。上了幾級台階，我又想停下來，只聽扶梯的村民不停地鼓勵着我：「趕快上呀，再堅持一下。」看來已無任何退路，我只好硬着頭皮，雙腳繼續往上蹬，可是雙腿依然在不停發抖。硬撐了一會，兩眼偷偷往下瞄，頓覺得頭暈目眩。「你害怕高，那是你心理作用，再堅持一下，上來以後就好了，其實沒你想像得那麼可怕。」老王在屋頂上鼓勵着我。「是的，也許真的沒那麼害怕，可能是我有點太矯情，把爬高的恐懼放大了吧。」我自言自語。於是緊邁兩步，伸手拽住老王的手，最終踏上了屋頂。

站在屋頂上，想往下看卻又不敢，老想閉眼。「你看看，這邊裂的……」老王邊說邊指着屋頂。我只好慢慢地睜開了雙眼，拿起相機對着屋頂的裂縫啪啪拍了起來。不大一會兒，自己居然還不停地在屋頂來回走着拍着，寫着記着。此時，我驚奇地發現自己不再恐懼了，不知不覺間我已戰勝了自己。

其實，生活中很多時候就是這樣，往往把自己恐懼的東西無限地放大，總是先給自己內心上一道鎖，拒絕克服它。其實我們只要能戰勝自己，也就戰勝了困難。



蟲魚，無不可入詩。久而久之，江南塞北、淮左海右的那些大都名邑、古郡邊城，也都入了詩人們的法眼。

這類包含城市名的詩句，許多都已傳誦千百年。「輪臺東門送君去，去時雪滿天山路」（岑參），「都護軍書至，匈奴圍酒泉」（王維），一種大漠孤煙、鐵馬冰河的肅殺撲面而來。及至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（張繼），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盡長安花」（孟郊），更覺古人文章天成、妙手偶得的神奇。楓橋夜泊，必是江南水鄉，日間煙花喧盛，夜間萬籟寂寥，小橋之旁，輕舟之中，目見月落，耳聞鳥啼，才更覺愁緒滿懷。設若換作「汴梁城外」、「武昌城外」，便了無生趣。同樣的，唯在盛唐帝都長安，策馬驅馳天街，才得意得夠盡興，恣睢得夠瀟灑，也更讓人體會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」的氣派。

中國的城市，以「州」、「陽」命名的最多，而城市名入詩，也以含這兩字的地名為最多。無論以量以質，皆可推揚州為首。

隋場帝楊廣爲了長醉揚州，不惜奴役百萬人民，開鑿運河，最終也終在此地身

漫談地名入詩

馬浩亮

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狀物，可言志。情之所鍾，興之所至，舉凡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，花草樹木、鳥獸名俱減。「人生只合揚州死」（張祜），楊廣做到了，也算是「死得其所」了。「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無賴是揚州」（徐凝），其他地方，孰敢與之相比？淮左名都，竹西佳處，二十四橋，瘦西湖畔，賺取了多少才子佳人的胭脂淚，埋沒了多少富商巨賈的鎔金窟。於是，有人要「煙花三月下揚州」（李白），有人要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」（殷芸），無論是上是下，揚州就是歸宿，精神的，物質的，文藝的，市儈的，都念茲在茲。

杜牧算是對揚州最爲痴情者之一。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，「春風十里揚州路，卷上珠簾總不如」，時間上的「十年」，空間上的「十里」，其對這個溫柔鄉、理想國的深情寄念，表露無遺。至於後來姜夔不只一次地感嘆「十里揚州，三生杜牧，前事休說」，「杜郎俊賞，算而今，重到須驚」，後者的詞牌就叫作「揚州慢」。

揚州之外，最富於韻致的州城入詩，當屬白居易「江南憶，最憶是杭州」，以及湯顯祖「一生痴絕處，無夢到徽州」。如今，這兩句詩幾乎已經成爲當地的首選廣告語。惜乎徽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更名爲黃山市，令這一飽含歷史文化底蘊的地名幾乎淡出公衆視線，多年來一直飽受詬病。近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刊文呼籲不妨恢復徽州，畢竟，沒有「徽」，哪來「安徽」。設若最終實現，則湯顯祖泉下有知，亦當欣慰。

至於其他的「州」詩，如蘇東坡貶謫黃州，便一口氣留下了「黃州小郡隔溪谷，茅屋數家依竹葦」、「黃州鼓角亦多情，送我南來不辭遠」等衆多佳句，使這一鄂東小城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最爲濃重的一筆。而黃庭堅遊歷隨州，則逸興勃發，不吝溢美地「詩到隨州更老成，江山爲助筆縱橫」。

「陽」字地名入詩的數量絲毫不遜於「州」字，洛陽、衡陽、襄陽、岳陽、漢陽、潮陽、南陽、淮陽，皆有詩可尋。或追古懷今，「若問古今興廢事，請君只看洛陽城」（司馬光）；或憂國思鄉，「塞下秋來風景異，衡陽雁去無留意」（范仲淹）；或豪邁雄渾，「樓觀岳陽盡，川迴洞庭開」（李白）；或嘆息悵惘，「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」（崔顥）；或閒適悠然，「襄陽好風日，留醉與山翁」（王維）；或沉鬱悲壯，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」（韓愈）。

不過，要談到城市名入詩的「最高境界」，當屬清末的一句佚名詩。滿洲親貴志銳，字伯愚，其妹就是被慈禧命人推入井中的珍妃。當光緒尚未被囚瀛台，珍妃集萬千寵愛在一身之時，志銳自然也跟着飛黃騰達。珍妃被黜後，志銳旋被貶任萬里之外、西北大漠的烏里雅蘇台參贊，孤蓬衰草，苦寒異常。京中好事者遂作一七絕，首二句云：「一自珍妃失寵來，伯愚烏里雅蘇台。」五字地名入詩，不僅空前，恐亦堪稱絕後。

陶淵明的古琴

顧農



《晉書》本傳說，陶淵明「性不解音，而蓄素琴一張，弦徽不具。每朋酒之會，則撫而和之，曰：『但識琴中趣，何勞弦上聲。』」更早的《宋書》本傳也有類似的記載，只是簡略一點。

這樣看來，陶淵明可能是不大精通音樂的，家有一張古琴，其實不大彈，而且那琴也沒有辦法彈；有時象徵性地撫一撫，聊以寄意而已。我曾經想，這大約可以看成是他深通玄學的表現。設筌的目的在得魚，得魚即可忘筌；因此得意即可忘象、忘言；同樣的，意既已寄，也就可以不管那琴上有沒有弦和徽了。達到預期目的乃是全部問題的關鍵，手段不過是手段而已，比較地不那麼重要。

彈有弦之琴可以寄意，撫無弦之琴也可以寄意，意既已寄，則弦之有無大可忽略不計。

但陶淵明鄭重其事地安排一張破琴

放在家裏，總是一件怪事。按他曾自稱「少學琴書」（《與子儼等疏》），作品裏也常常並列地寫下「琴書」二字，可見他是會操琴的；而後來竟然弄到「弦徽不具」，我曾就此推測他大約不甚精於此道，成年以後特別是隱居之後，就將此事高高掛起了。我們自己小時候也學過一點琴棋書畫，因爲不精，又沒有持久的興趣，漸漸忘卻；後來在塵俗裏摸爬滾打，爲時既久，更乾脆不玩了——古人或者也有類似的情形；而高人也毋須一味高雅，爲豆苗鋤草即足以見道，這也就是後來禪宗之所謂擔水劈柴，亦含禪味。陶淵明即使真的「不解音」，也不妨礙其爲絕頂高人；正如酒量很差的人也可以是一位名士。俗務之中也可以有高級趣味——是否高人名士，主要看他有無洞見和玄心。

但是關於此事頗有不同的看法。可惜誰也沒有見過陶淵明的那張琴，有關的討論爭議恐怕只能不了了之。陶淵明曾經自稱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（《五柳先生傳》），我們現在讀古書，弄不清楚的地方更只好放它一馬。

南京懷舊美食 純上



當代南京餐飲業不約而同都打「民國牌」，舉一二例子如下。

大牌檔走市井風。位於美食街獅子橋的店面光線昏暗，白晝也懸掛招牌菜餚的大燈籠。店小二爲中年男子，穿長袍馬褂，稱顧客爲客官。二樓有包廂，一樓大堂都用木桌木櫈，擺上塑膠大樹，店堂深處一溜窗口出售南京民間小吃煮乾絲、豆腐腦、鹽水鴨等。顧客吃完出門，能看到屏風另一面鐫刻的南京古名，如建業、金陵、秣陵、應天等，暗示南京「十朝古都」的身份。相應地，這裏的價位也比大牌檔略高。

這兩家店都生意火爆，吸引本地、外地人光顧，但兩者都非南京餐飲老字號。菜式大同小異，都供應鹽水鴨、糖芋苗、菊花腦等，符合大衆心目中對南京菜的認知，但同時又引進了改良後的粵菜、徽菜甚至川菜的小吃與菜餚，如蝦餃、榛子酥、臭豆腐，以吸引口味日益開放的年輕顧客群。因此，在兩家消費更多是吃「氛圍」，吃「裝修」，稱之爲「時尚懷舊美食」也不爲過。

也許，對民國的懷舊本身就是一種時尚。歷史真相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民國這個字眼代表的某種生活方式：精緻，華麗，小資，優雅。這種生活方式當然需要中產或以上收入的支撐，但也從側面折射出當代人對社會飛速發展的暈眩感，對寧靜、豐腴的精神生活的幻想。有人說「民國不是一個年代，而是一種人生階段」，懷舊美食追求的那種「本真」更多是植根於當代社會的消費需求吧。



拿破侖到厄爾巴島幾個月後，他的母親、妹妹以及波蘭裔情婦瑪麗·拉辛斯卡相繼前來探望。他們不但給獨處孤島的他帶來極大精神安慰，還給他帶來不少法國政壇資訊。他獲知人們對波旁王朝復辟甚爲不滿，壓抑在心中的革命烈火不禁復燃。次年初，反對波旁王朝的人士喬裝水手前來，向他詳盡稟報巴黎政壇情況，希望他回去「發動一場革命」。他當即徵詢親人和心腹的意見，他們均表示支持，只是擔心勢孤力單，行動能否成功。他滿懷自信地告訴他們，他的名字「就是千軍萬馬」。於是，二月二十六日深夜，流放厄爾巴島近三百天之後，他率領帶來的幾百名士兵，分乘七艘小帆船，悄然離開厄爾巴島，揚帆北上。

厄爾巴島附近的海面上平時總有英國和法國的軍艦巡邏，監視拿破命的行動。可是，這天夜裏，沒有發現英國艦船，法國艦船倒有兩隻，但沒有攔阻。拿破侖認

拿破侖與三個海島

高秋福

爲暗有神助，不由心喜。他的人馬於三月一日凌晨順利抵達法國南部夏納附近海岸。政府軍得悉，當即前來攔阻。拿破侖高喊：「是我拿破侖歸來。誰膽敢衝撞皇帝！」政府軍看到來者果然是皇帝陛下，立即脫帽致敬，高呼萬歲。拿破侖馬不停蹄，揮師向巴黎進發。一路上，兵不血刃，農民競相投奔，政府軍紛紛倒戈，他的隊伍迅速擴大到七千多人，國王路易十八倉皇出逃。三月二十日，拿破侖再次登上皇位，開始史稱的「百日統治」。

拿破侖在巴黎重新現身震動整個歐洲。英國、奧地利、普魯士、沙俄等國再次聯合起來，聲明「拿破侖違反了確定他蝸居厄爾巴島的協議」，計劃拼湊七十萬軍隊，討伐「那個從厄爾巴島潛回法國的篡權者」。這時，拿破侖也以超乎尋常的效能，組織起一支近三十萬的軍隊。考慮到力量對比懸殊，他決定以攻爲守，首先調集十萬人馬北上，迎擊集結在比利時的英普聯軍。六月十八日，雙方在小鎮滑鐵盧相遇。結果，法國軍隊大敗，拿破侖倉皇逃回巴黎。英普聯軍窮追不捨，威逼巴黎

。六月二十二日，拿破侖眼見大勢已去，在楓丹白露再次簽署退位詔令，宣布「我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」，爲時近百日的第二次統治戛然而止。

拿破侖這次下野再也不能重返厄爾巴島。 he先是暫居法國東北部的馬爾邁松，後得悉普魯士軍隊捉拿他，就逃到西部海港羅什福爾，想從那裏逃往美國。可是，英國艦船封鎖了所有法國港口，他出逃無門。七月十五日，無奈之下，他向英國請求保護，英國旋即應允，派船前來接應。可是，待拿破侖搭乘的英國船隻靠近英國東南部海岸時，英國卻拒絕他登陸。七月三十一日，英國正式通知他，不再承認他的皇帝頭銜，將他作爲戰敗將軍放逐到遙遠的聖赫勒拿島。此時，拿破侖才感到上當受騙，一再表示抗議。但英雄末路，抗議無濟於事，只有接受英國給他作出的安排。一八一五年八月八日，他同自願陪護的貝特蘭伯爵等四位將軍和十多名扈從，乘坐英國的諾桑波蘭號護衛艦南下，經過六十七天大風大浪的顛簸，於十月十六日抵達聖赫勒拿島首府詹姆斯敦。（中）



▲拿破侖率部離開厄爾巴島回法國大陸

作者供圖



▲拿破侖舉行帝王加冕禮

作者供圖